





九紋龍剪徑  
赤松林

八千草

以貞

六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

第六回

九紋龍剪逕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詩曰

萍踪浪跡入東京 行盡山林數十程 古刹今番經劫火 中原從此動刀兵 相國寺中重掛搭 種蔬園內且經營 自古白雲無去住 幾多變化任縱橫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擡頭看時却見一所敗落寺院被風吹得鈴鐸響看那山門時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寫着瓦罐之寺又行不得四五十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形容敗  
落寺院  
如畫

步過座石橋再看時一座古寺已有年代入得山門裏仔細看來雖是大刹好生崩損但見

鐘樓倒塌殿宇崩摧山門盡長蒼苔經閣都生碧蘚釋迦佛蘆芽穿膝渾如在雪嶺之時觀世音荆棘纏身却似守香山之日諸天壞損懷中烏雀營巢帝釋歌斜口內蜘蛛結網方丈淒涼廊房寂寞沒頭羅漢這法身也受災殃拆背金剛有神通如何施展香積廚中藏兔穴龍華臺上印狐踪

魯智深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只見知客寮門前大門也沒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尋思道這箇大寺如何敗落的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只見滿地都是燕子糞門上一把鎖鎖着鎖上盡是蜘蛛網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擗着叫道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箇答應回到香積廚下看時鍋也沒了竈頭都塌損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齋使者面前提了禪杖到處尋去尋到廚房後面一間小屋見幾箇老和尚坐地一箇箇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你們這和尚好沒道理由洒家叫喚沒一箇應那和尚搖手道不要高聲智深道俺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吃有甚利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曾有飯落肚那里討飯與你吃智深道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洒家吃半碗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僧我們合當齋你爭柰我寺中僧衆走散並無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

深道胡說這等一箇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里是箇非細去處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箇雲遊和尚引着一箇道人來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兩箇無所不爲把衆僧赶出去了。我幾箇老的走不動只得在這里過因此沒飯吃智深道胡說量他一箇和尚一箇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父你不知這里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的他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後面一箇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箇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鉄佛道人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夜叉這兩箇那里似箇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出家

影占身體智深正問間猛聞得一陣香來智深提了禪杖。蹙過後面打一看時見一箇土竈蓋着一箇草蓋氣騰騰撞將起來智深揭起看時煮着一鍋粟米粥智深罵道你這幾箇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日沒飯吃如今見煮一鍋粥出家人何故說謊那幾箇老和尚吃智深尋出粥來只得苦把碗碟鈴頭杓子水桶都搶過了智深肚飢沒奈何見了粥要吃沒做道理處只見竈邊破漆春臺只有些灰塵在面上智深見了人急智生便把禪杖倚了就竈邊拾把草把春臺揩抹了灰塵雙手把鍋掇起來把粥望春臺只一傾那幾個老和尚都來搶粥吃。總吃幾口被智深一推一交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吃。總

吃幾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吃却纔去村里抄化得這些粟米胡亂熬些粥吃你又吃我們的智深吃五七口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吃只聽得外面有人唱歌智深洗了手提了禪杖出來看時破壁子裡望見一箇道人頭戴皂巾身穿布衫腰繫雜色縵脚穿麻鞋挑着一擔兒一頭是一箇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并荷葉托着些肉一頭擔着一瓶酒也是荷葉蓋着口裡唱歌着唱道

你在東時我在西 你無男子我無妻 我無妻時猶閒可 你無夫時好孤恹

那幾個老和尚趕出來指與智深道這箇道人便是飛天夜叉丘小乙智深見指說了便提着禪杖隨後跟去那道

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來只顧走入方丈後墻裡去智深隨即跟到裡面看時見綠槐樹下放着一條卓子鋪着些盤饌三箇盞子三雙筋子當中坐着一箇胖和尚生的眉如漆刷眼似黑墨脫膊的一身橫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來邊廂坐着一箇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籃放下也來坐地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吃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箇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那和尚這在先敎寺十分好箇去處田庄又廣僧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箇老和尚吃酒撒潑將錢養女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來都

廢了僧衆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却和這箇道人  
新來住持此間正欲要整理山門修蓋殿宇智深道這婦  
人是誰却在這裡吃酒那和尚道師兄容稟這箇娘子他  
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在先他的父親是本寺檀越如今  
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狽家間人口都沒了丈夫又患  
病因來敝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面取酒相待別無他  
意只是敬禮師兄休聽那幾箇老畜生說智深聽了他這  
篇話又見他如此小心便道耐幾箇老僧戲弄酒家提  
了禪杖再回香積厨來這幾箇老僧方纔吃些飯正在那  
里看見智深嗔忿的出來指着老和尚道原來是你這幾  
箇壞了常住由自在俺面前說謊老和尚們一齊都道師

白不明

生鉄佛  
亦是可

兄休聽他說見今養着一箇婦女在那里他恰纔見你有  
戒刀禪杖他無器械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去走  
遭看他和你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吃酒吃肉我們粥  
也沒的吃恰纔只怕師兄吃了智深道也說得是倒提了  
禪杖再往方丈後來見那角門却早關了智深大怒只一  
脚踢開了捨入裡面看時只見那生鉄佛崔道成仗着一  
條朴刀從裡面赶到槐樹下來擒智深智深見了大吼一  
聲輪起手中禪杖來鬪崔道成怎見的兩箇和尚比試  
一箇把袈裟不着手中斜刺朴刀來一箇將直裰牢拴  
掌內橫飛禪杖去一箇咬牙必剝渾如敬德戰秦瓊一  
箇睜眼圓輝好似張飛迎呂布一箇盡世不看梁武懺

卷之六

五

卷之六

一箇半生懶念法華經

那箇生鉄佛崔道成手中燃着朴刀與智深厮併兩箇一  
來一往一去一回鬪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鬪智深不過  
只有架隔遮攔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這丘道人  
見他當不住却從背後拏了條朴刀大踏步搠將來智深  
正鬪間只聽的背後脚步響却又不<sub>敢</sub>回<sub>頭</sub>看<sub>他</sub>不<sub>時</sub>見<sub>一</sub>  
箇人影來<sub>喝</sub>道<sub>有</sub>暗<sub>算</sub>的人<sub>叫</sub>一<sub>聲</sub>着<sub>那</sub>崔<sub>道</sub>成<sub>心</sub>慌<sub>。</sub>  
只道着他禪杖托地跳出圈子外去智深却待回身正好  
三箇摘脚兒厮見崔道成和丘道人兩箇又併了十合之  
上智深一來肚裡無食二來走了許多路途三者當不的  
他兩箇生力只得賣箇破綻拖了禪杖便走兩箇燃着朴  
刀直殺出山門外來智深又鬪了十合鬪他兩箇不過掣  
了禪杖便走兩箇赶到石橋下坐在闌干上再不來赶智  
深走了二里喘息方定尋思道洒家的包裹放在藍齋使  
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曾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飢  
餓如何是好待要回去又敵他不過他兩箇併我一箇枉  
送了性命信步望前面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  
面一箇大林子都是赤松樹但見

虬枝錯落盤數千條赤脚老龍怪影參差立幾萬道紅  
鱗巨蟒遠觀却似判官鬚近看宛如魔鬼髮誰將鮮血

洒林梢疑是朱砂鋪樹頂

俗殺

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影裡一



箇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智深看了道俺猜着這箇撮鳥是箇剪逕的強人正在此間等買賣見酒家是箇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厮却不是鳥晦氣撞了酒家酒家又一肚皮鳥氣正沒處發落且剝那厮衣裳當酒吃提了禪杖逕搶到松林邊喝一聲兀那林子裡的撮鳥快出來那漢在林子裡聽的大笑道我晦氣他倒來惹我就從林子裡拿着朴刀背翻身跳出來喝一聲秃驢你自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的洒家輪起禪杖搶那漢那漢攔着朴刀來鬪和尚恰待向前肚裡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便道兀那和尚你的聲音好熟你姓甚智深道俺且和你鬪三百合却說

姓名那漢大怒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兩箇鬪了十數合那漢暗暗的喝采道好箇莽和尚又鬪了四五合那漢叫道少歇我有話說兩箇都跳出圈子外來那漢便問道你端的姓甚名誰聲音好熟智深說姓名畢那漢撇了朴刀翻身便剪拂說道認得史進麼智深笑道原來是史大郎兩箇再剪拂了同到林子裡坐定智深問道史大郎自渭州別後你一向在何處史進答道自那日酒樓前與哥哥分手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走了有緝捕的訪知史進和哥哥賣發那唱的金老因此小弟也便離了渭州尋師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回到北京住了幾時盤纏使盡以此來在這里尋些盤纏不想得遇哥哥緣何

做了和尚智深把前面過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史進道哥  
哥既是肚飢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與智深吃  
史進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還不肯  
時一發結果了那廝智深道是當下和史進吃得飽了各  
拏了器械同回瓦罐寺來到寺前看見那崔道成丘小乙  
兩箇兀自在橋上坐地智深大喝一聲道你這廝們來來  
今番和你鬪箇你死我活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裡敗將  
如何再來敢廝併智深大怒輪起鐵禪杖奔過橋來那生  
鐵佛生嗔仗着朴刀殺下橋去智深一者得了史進肚裡  
膽壯二乃吃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得出來兩箇鬪到  
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辦得走路那飛天夜叉丘道  
人見和尚輸了便仗着朴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  
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笠兒挺着  
朴刀來戰丘小乙四箇人兩對廝殺鬪的一似畫閣上的  
但見

和尚鬪頑禪僧勇猛鐵禪杖飛一條玉蟒鋒朴刀併萬  
道霞光壯士翻身恨不得平吞了宇宙道人縱步只待  
要撼動了乾坤八臂相交有如三戰呂布一聲響亮不  
若四座天王溪邊鬪處鬼神驚橋上戰時山石裂

智深與崔道成正鬪到間深裡智深得便處喝一聲着只  
一禪杖把生鐵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  
戰賣箇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里去赶上望後心一朴刀

撲地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調轉朴刀望下  
面只顧脰肢脰察的棚智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後身一  
禪杖可憐兩箇強徒化作南柯一夢正是從前作過事無  
幸一齊來智深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兩箇屍首都縛  
了攏在澗裡兩箇再打入寺裡來香積厨下那幾箇老和  
尚因見智深輸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來殺他已自都吊  
死了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那箇擄來的  
婦人投井而死直尋到裡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去並無  
一人只見包裹已拏在彼未曾打開智深道既有了包裹  
依原背了再尋到裡面只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  
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一包袱背在身上尋

到厨房見有酒有肉兩箇都吃飽了竈前縛了兩箇火把  
撥開火爐炭上點着燄騰騰的先燒着後面小屋燒到門  
前再縛幾箇火把直來佛殿下後檐點着燒起來湊巧風  
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價燒起來怎見的好火但見  
濃煙滾滾烈燄騰騰頃刻時燒開地  
戶燎飛禽翅盡墜雲霄燒獸走毛焦投澗壑多無一霎  
佛殿盡通紅那有半朝僧房俱變赤恰似老君推倒煉  
丹爐一塊火山連地滾

智深與史進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着了二人道梁園  
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撒開二人廝趕着行了  
一夜天色微明兩箇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來是箇村

鍾兩箇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一箇小小酒店但見  
柴門半掩布幕低垂酸醃酒瓮土牀邊墨畫神仙塵壁  
上村童量酒想非滌器之相如醜婦當壚不是當時之  
卓氏壁間大字村中學究醉時題架上蓑衣野外漁郎  
乘興當好

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吃酒一面叫酒保買些  
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兩箇吃酒訴說路上許多事務  
吃了酒飯智深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里去史進道我如  
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遼朱武等三人入了夥且過幾  
時却再理會智深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取些  
金銀與了史進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還了酒錢二人  
出得店門離了村鎮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箇三岔路口  
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洒家從東京去你休相送你打華  
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箇便人可通箇信  
息來往史進拜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去了只說智  
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早望見東京入得城來  
但見

千門萬戶紛紛朱翠交輝三市六街濟濟衣冠聚集鳳  
閣列九重金玉龍樓顯一泓玻璃鸞笙鳳管沸歌臺象  
板銀箏鳴舞榭滿目軍民相慶樂太平豐稔之年四方  
商旅交通聚富貴榮華之地花街柳陌衆多嬌艷名姬  
楚館秦樓無限風流歌妓豪門富戶呼盧公子王孫買

笑景物奢華無比。並只疑閬苑與蓬萊。

智深看見東京熱鬧市井。誼譁來到城中。陪箇小心。問人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便是。智深提了禪杖。便走早來到寺前。入得山門。看時。端的好一座大刹。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勅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四壁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鐘樓。森立經閣。巍峩旛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內香煙。繚繞幢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水陸會通。羅漢院。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尊者來。

智深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逕投知客寮內。去道人撞見。報與知客。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的兇猛。提着鉄禪杖。跨着戒刀。背着箇大包裹。先有五分懼他。知客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打箇問訊。知客回了問訊。智深說道。小徒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着小僧來投上刹。清大師長老處。討箇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合當同到方丈裡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拏在手裡。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卽目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却何不早說。隨卽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條。半胸。

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鋪坐具。知客問道有信香在那里。智深道甚麼信香。只有一炷香在此。知客再不和他說。肚裡自疑忌了。少刻只見智清禪師兩箇使者引着出來。禪椅上坐了。知客向前打箇問訊。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有真禪師書在此。上達本師清長老道。好好師兄。多時不曾有法帖來。知客叫智深道。師兄把書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先把那炷香插在爐內。拜了三拜。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把來拆開看時。上面寫道。智真和尚合掌白言。賢弟清公。大德禪師不覺天長地隔。別顏睽遠。雖南北分宗。千里同意。今有小浼。敝寺檀越趙員外。剃度僧人智深。俗姓是延安府老神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官魯達爲因。打死了人情。愿落髮爲僧。二次因醉。闖了僧堂。職事人不能和順。特來上刹。萬望作職事人員。收錄。幸甚。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正果。非常千萬容留。珍重。珍重。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吃些齋飯。智深謝了。收拾起坐具。七條提了包裹。拏了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言。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這箇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畧府軍官。爲因打死了人。落髮爲僧。二次在彼。闖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那里安他的。却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萬千。囑付不可推故。待要着他在這里。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知客道。

胡說真  
正出家  
人何必  
要似出  
家人模  
樣

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如何安  
着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廨  
宇後那片菜園如常被管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箇  
破落戶時常來侵害縱放羊馬好生囉唆一箇老和尚在  
那里住持那里敢管他何不教智深去那里住持倒敢管  
的下清長老道都寺說的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裡等  
他吃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着智深到方丈  
裡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掛  
搭做箇職事人員我這敝寺有箇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岳  
廟間壁你可去那里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  
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着小僧投大  
刹討箇職事僧做却不教俺做箇都寺監寺如何教酒家  
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  
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箇大職事人員  
了智深道酒家不管菜園俺只要做都寺妙監寺首座又道  
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  
箇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假如維那侍者書記  
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箇  
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  
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  
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室的喚做浴主管飯的喚做飯  
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

要思量  
出身便  
不是尋  
常和尚

的茶頭管菜園的菜頭管東廁的淨頭這箇都是頭事人  
員未等職事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陞你做箇

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箇浴上又一年好纔做監寺

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洒家明日便去話休絮煩

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裡歇了當日議定了職

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裡退居廨宇內掛起庫

司榜文明日交割當晚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

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

背上包裹跨了戒刀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

棗門外廨宇裡來住持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

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茅蔬靠着養身因

來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

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為始掌管

並不許閑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眾

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裡差一箇和尚甚麼魯智深來

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廝

伏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理他又不曾認的我我

們如何便去尋的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叅賀

他雙手搶住脚翻筋斗擲那廝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眾

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却說魯智深來到廨宇

退居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挂了戒刀那數

箇種地道人都來叅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



回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圓寺去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箇潑皮拿著些菓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和尚新來住持我們鄰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指望來擷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閑園圃目下排成小戰場那夥潑皮怎的來擷智深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如今世上都是瞎子再無一箇有眼的看人是皮相如魯和尚却是箇活佛倒叫他似出家人模樣請問似出家人模樣的畢竟濟得恁事模樣要他做恁假道學之所以可惡可恨可殺可剮正爲恁似出家人模樣耳

花和尚倒拔  
垂楊柳



白虎節堂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詩曰

在世爲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  
 有盡 浮花過眼總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 事業  
 功名隙裏塵 得便宜處休歡喜 遠在兒孫近在身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爲  
 頭的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  
 兩箇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  
 不走動只立在窖口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

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廨宇裡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  
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  
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攔  
酒家那廝却是倒來捋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廝看洒  
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前去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  
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裡說便向前去一箇來  
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智深不等他占身右脚早起騰的  
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裡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  
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裡掙側後頭那二三十箇破落戶驚  
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  
箇走的兩箇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且只見那張三李四

在糞窖裡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  
臭屎頭髮上蛆虫盤滿立在糞窖裏且叫道師父饒恕我們  
智深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  
人打一救揔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  
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  
兩箇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智深  
叫道都來廨宇裡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妙指着衆人  
道你那夥鳥人你要瞞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俺這里  
戲弄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  
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  
碗大相國寺裡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是那

里來的長老恁的了得相國寺裡不曾見有師父今日我等願情伏侍智深道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為殺的人多妙因此情愿出家五臺山來到這里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的入去出來衆潑皮喏謝什麼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廨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箇猪來請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二三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里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吃到半酣裡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

起。備得有。

手的也有咲的正在那里喧闐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衆人有扣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這話那種地道人咲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個老鴉巢每日只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有幾個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掇脫了妙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却把左手妙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

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酒家演武使器械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爲始這二三十個破落戶見智深匾匾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吃他們酒食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蓆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衆人吃得飽了再取果子吃酒又吃得正濃衆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力不會見師父家生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渾鉄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吃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颼颼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牆外一個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個官人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個白玉圈連珠鬘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搭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瓜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

那官人生的豹頭環眼燕頤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

五年紀口裏道這個師父端的非凡使的好器械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廝見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個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智深道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只爲殺的人多情愿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爲兄智深道教頭今日原何到此林冲荅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岳廟裡還香願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洒家初到這

里正沒相識得這幾個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盃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的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里錦兒道正在五岳樓下來撞見個詐奸不級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來望師兄休恠休恠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錦兒逕透岳廟裡來搶到五岳樓看時見了數個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胡梯上一個年小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赶到根前把那後生

肩胛只一拔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會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高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爲子本是叔伯弟兄却與他做乾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廝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妬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認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認得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閑漢見鬧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恠衙內不認的多有冲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

聽那高衙內衆閑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鉄禪杖引着那二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智深道我來幫你廝打林冲道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廝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吃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酒家與你去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



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再得相會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休恠莫要咲話阿哥明日再得相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閑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兩日衆多閑漢都來伺候見衙內自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個幫閑的喚作乾烏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閑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

見小人可

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咲道你猜得是只沒箇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個好漢不敢欺他這個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閑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勾得他高衙內聽的便道自見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愛他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勾他時我自重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吃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裡吃酒小閑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吃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

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  
着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閑這一計如何高衙  
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  
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次日商量了計策  
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  
友交情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已牌時聽得  
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  
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街前不  
見林冲道心裡悶不曾出去陸謙道我同兄長去吃三盃  
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個吃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  
我同兄長到家去吃三盃林冲娘子赶到布簾下叫道大

哥少飲早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閑走了一回陸  
虞候道兄長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吃兩盃當時兩個  
上到樊樓內占個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  
希奇果子案酒兩個敘說閑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  
道兄長何故嘆氣林冲道賢弟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  
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陸虞候  
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個教頭誰人及得兄長的本事太  
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氣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  
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的嫂子如此也不  
打緊兄長不必忍氣只顧飲酒林冲吃了八九盃酒因要  
小遺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

富安可  
怨陸謙  
必不可  
怨可恨  
可恨

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  
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裡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  
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個時辰只見一個漢子慌慌急  
急遶來家裡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  
和陸謙吃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重倒了只叫娘子  
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間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  
那漢子去直到太府前小巷內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  
卓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岳  
廟裡囉哩娘子的後生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  
錦兒慌慌下的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  
一地里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  
前過見教頭和一個人入去吃酒因此特遶到這裡官人  
快去林冲見說吃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三步做一步  
跑到陸虞候家搶到胡梯上却闔着樓門只聽得娘子叫  
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裡又聽得高衙  
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鉄石人也告的回轉林冲立  
在糊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的是丈夫聲音只顧  
來開門高衙內吃了一驚幹開了樓窓跳牆走了林冲上  
的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會被這厮點污了娘  
子道不會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  
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女使錦兒接着三個人一  
處歸家去了林冲拏了一把解腕尖刀逕遶到樊樓前去

尋陸虞候也不見了。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娘子勸道：「我不曾被你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耐這陸謙畜生，我和你如兄若弟，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照管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里肯放。他出門，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並不見面。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逕尋到林冲家，相探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寒舍，本當草酌三盃，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月上街閑翫，一遭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不吃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吃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且說高衙內自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吃了那驚跳墻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因此在府中卧病。陸虞候和富安兩個來府裡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爲林冲老婆兩次不能勾得他，又吃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的半年三個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個身上好，反要共那婦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正說間，府裡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症，只見

不痒不疼，渾身上或寒或熱，沒撩沒亂，滿腹中又飽又飢，白晝忘食，黃昏廢寢，對爺娘怎訴心中恨，見相識難

遮臉上羞七魄悠悠等候鬼門關上去三魂蕩蕩安排  
橫死案中來

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箇商量道只除恁  
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個邀老都管僻淨處說  
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  
勾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已定  
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個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  
得知兩個道我們已有了計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  
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別的症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  
幾時見了他的渾家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岳  
廟裡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

如一影  
不識道  
理不知  
法度的  
畜生

高俅道如此因爲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爲惜  
林冲一個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却怎生是好都管道  
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  
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裡唱了喏高俅問道  
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個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  
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  
如此使得高俅見說了喝采道好計你兩個明日便與我  
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吃酒把這件事不記  
心了那一日兩個同行到閱武坊巷口見一條大漢頭戴  
一頂抓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裡拿着一口寶刀插  
着個草標兒立在街上市口裡自言語說道好不遇識者屈

沉了我這口寶刀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過識者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巷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個東京沒一個識的軍器的林冲聽的說回過頭來那漢颯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遞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但見

清光奪目冷氣侵人遠看如玉沼春冰近看似瓊臺瑞雪花紋密布鬼神見後心驚氣象縱橫奸黨遇時膽裂太阿巨闕應難比干將莫邪亦等閑

當時林冲看了吃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值時值二千貫只沒個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得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嘆口氣道金子做生鉄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裡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去取錢與他將銀子折美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里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爲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未殺人林冲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

自去了林冲把這口刀翻來復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次日巳牌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裡專等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兩個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拏了那口刀隨這兩個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的你兩個人說道小人新近叅隨却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在裡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

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個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兩個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拏着刀立在簷前兩個入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個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不是禮急待回身只聽的靴履響脚步鳴一個人從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裡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

你兩三日前拏刀在府前伺候必有反心林冲躬身稟道  
恩相恰纔蒙兩個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  
承局在那里林冲道恩相他兩個已投堂裡去了太尉道  
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裡去左右與我拏下這廝說  
猶未了傍邊耳房裡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恰  
似皂鵬追紫燕渾如猛虎啖羊羔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  
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  
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  
分教大鬧中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  
中插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日小衙內是。不知事小兒富安是。不識體光棍兩。  
箇也。不必說了。獨恨高俅害人陸謙賣友都差魯智深。  
打他三百禪杖。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花和尚大鬧野猪林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

第八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詩曰

頭上青天只恁欺 害人性命霸人妻 須知奸惡千

般計 要使英雄一命危 忠義榮心由秉賦 貪嗔

轉念是慈悲 林冲合是灾星退 却笑高俅枉作為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

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

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如何敢見有

兩個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

府中那有承局這廝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  
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寶刀封了去左  
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校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  
但見

緋羅繳壁紫綬卓圍當頭額掛朱紅四下簾垂斑竹官  
僚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令史謹嚴漆牌中書低聲  
二字提轄官能掌機密客帳司專管牌單吏兵沉重節  
級嚴威執藤條祇候立階前持大杖離班分左右龐眉  
獄卒挈沉枷顯耀猙獍監目押牢提鉄鎖施逞猛勇戶  
婚詞訟斷時有似玉衡明開毆相爭判斷恰如金鏡照  
雖然一郡宰臣官果是四方民父母直使囚從冰上立

盡教人向鏡中行說不盡許多威儀似塑就一堂神道

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階下幹將太尉言

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  
府尹道林冲你是個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  
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  
負屈銜冤小人雖是籠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  
入節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正  
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  
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吃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  
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  
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人証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

太尉差兩個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裡比看因  
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個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  
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  
冲口詞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杻來枷了推入牢  
裡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  
頭亦來買土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個當案孔目姓孫名  
定爲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  
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裡稟道  
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  
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  
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

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  
豪強更兼他府裡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  
封府要殺便剮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  
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個無罪  
的人只是沒拿那兩個承局處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  
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也知  
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詞高俅情  
知理短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  
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  
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鉄葉護  
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監

可憐

押前去兩個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  
開封府來只見衆隣舍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  
接着同林冲兩個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裡坐定林冲道多  
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得動且張教頭叫酒保  
安排案酒果子管待兩個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  
出銀兩賚發他兩個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  
道泰山在上年灾月厄撞了高衙內吃了一場屈官司今  
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  
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生半個兒女未曾  
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  
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

頭親事况兼青春年少休爲林冲悞了前程却是林冲自  
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明白立紙休  
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的心穩免得高衙內  
陷害張教頭道林冲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  
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灾避難早晚  
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也頗有  
些過活明日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不揀怎得三年五  
載養贍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勾休  
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并  
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  
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悞泰山可憐見

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眼目張教頭那里肯應承衆鄰人亦說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側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道既然如此。行時權且由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是。當時叫酒保尋個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道是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爲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愿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爲照年月日

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個花字。打個手模。正在閣裡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裡。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悞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自行招嫁。莫爲林冲悞了賢妻。那婦人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悞。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林冲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由他放心去。他便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婦人聽得說。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一時哭倒聲絕在地。未知

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動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數十年結髮成親寶鑑花殘枉費九十  
日東君匹配花容倒臥有如西苑芍藥倚朱闌檀口無  
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夜春風惡吹折江梅  
就地橫

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也自哭不  
住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  
娘子攙扶回去張教頭囑付林冲道你顧前程去掙扎回  
來廝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裡待你回來  
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掛念如有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  
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辭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着

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不在話下且說兩個  
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房裡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

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裡拴束包裹只見巷口  
酒店裡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裡請說  
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的只叫請端公便來原  
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  
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個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  
皂紗背了下面皂靴淨鞵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  
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  
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  
盞菜蔬果品案酒都搬來擺了一卓那人問道薛端公在

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裡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裡取出十兩金子放在卓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個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個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被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却怕使不的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的這緣故倘有些攙搭恐不方便薛霸道董超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前頭有的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罷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路路少只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



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証陸謙再包辦二位  
十兩金子相謝專等好音切不可相悞原來宋時但是犯  
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  
個人又吃了一會酒陸虞候笑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  
自分手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已送回家中取了  
行李包裹拏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里取了林冲監押上  
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  
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  
人帶林冲到客店裡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吃  
了飲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  
吃棒時倒也無事次後三兩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却發又  
是個新吃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董超道你好  
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樣般走幾時得  
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裡折了此便宜前日方纔吃棒  
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薛霸道你自慢  
慢的走休聽咕咕董超一路上喃喃咄咄的口裡埋冤叫  
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箇魔頭看看天色又  
晚但見

紅輪低墜玉鏡將明遙觀樵子歸來近觀柴門半掩僧  
投古寺疎林穰穰鴉飛客途孤村斷岸嗷嗷犬吠佳人  
秉燭歸房漁父收綸罷釣唧唧亂蛩鳴腐艸紛紛宿鷺

下莎汀

當晚三個人投村中客店裡來到得房內兩個公人放  
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  
裡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  
請兩個防送公人坐了吃董超薛霸又添酒來把林冲灌  
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  
傾在脚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掙的起  
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  
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里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  
顧伸下脚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裡林冲叫一聲哎  
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  
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

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  
罵了半夜林冲那里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個潑了  
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同店人都  
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吃林冲起來暈  
了吃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去  
腰裡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朵并索兒却是麻編的叫林冲  
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潦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  
那里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鞋穿上叫店小二笑過酒錢  
兩個公人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林冲走不到三  
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  
不止薛霸罵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搠將起來林冲道

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  
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攬着林冲又行不動只得又挨  
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  
猛惡林子但見

層層如雨脚鬱鬱似雲頭杈枒如鸞鳳之巢屈曲似龍  
蛇之勢根盤地角彎環有似蟒盤旋影拂烟霄高聳直  
教禽打捉直饒胆硬心剛漢也作魂飛魄散人

這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猪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  
第一個嶮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仇的使用  
些錢與公人帶到這里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在此處今  
日這兩個公人帶林冲逶入這林子裡來董超道走了一

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  
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裡歇一歇三個人逶到裡面解下行  
李包裹都搬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着一株大樹便  
倒了只見董超說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  
且睡一睡却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畧畧閉得眼從  
地下叫將起來林冲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俺兩個  
正要睡一睡這里又無閑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  
以此睡不穩林冲答道小人是個好漢官司既已吃了一  
世也不走董超道那里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  
縛林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地薛霸腰裡解下  
索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綁在樹上兩個

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  
結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傳着高太尉鈞旨教  
我兩個到這里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便多走的幾  
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里倒作成我兩個回去快些休  
得要怨我弟兄兩個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你須精息  
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  
冲見說淚如雨下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讐近日  
無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閒  
話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  
將來可憐豪傑等閑來赴鬼門關惜哉英雄到此翻為槐  
國夢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畢竟看林冲性

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形容公人情狀亦可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

終



